

|| 读城

感受文庙

韩书运

退休后，时隔一年半载总想到文庙看看，没什么目的，就像老朋友，时间长了，想念。1980年，毕业后，我被分配到沧州市供销社。工作和住宿在一座砖木结构的老建筑——正泰茶庄，与文庙隔着一條不足两米宽的胡同。

那时的文庙是沧州文化馆。我们上班它开门，我们下班它关门。虽是邻居，也不曾去过文庙院内，里面光景，不得而知。有时下班后，在我居住的小二层楼上窥探文庙，白天只见屋顶和窗户，晚上则是一片漆黑。文庙总给我神秘的感觉。

20世纪80年代初，年轻人如春天的草木，对未来充满期待。工作之余上初中、高中补习班，上电大，学专业技能和外语，交友、恋爱。最奢侈的事情是去看电影，真是有诗意、有个性的年代。结婚后又忙于生计，对于文庙有点不屑一顾了。

因为创建沧州城时，州内没有出过状元，为激励学子奋进，把文庙孤悬城外。当时我特别认同这种解释。后来又生出谬想：假设日后沧州出了状元，是把文庙迁入城内呢，还是将城墙拓展，将文庙圈入城中呢？

不管怎样，我对沧州城的创建者知州贾忠还是很敬重的。贾忠一定是读过圣贤书的官员，因文庙处于城的西南角凹陷处，还特意文庙开了一个“小南门”，名“迎薰门”。《南

风》之诗云：南风之薰兮，可解吾民之愠兮；南风之时兮，可以阜吾民之财兮。沧州古城南门“阜民”，小南门“迎薰”皆出于此。一般古城，迎薰门在阜民门东侧，意在开城门迎纳东南方向的和煦之气。小南门在阜门的西面的凹陷处为何也叫“迎薰”呢？我猜想，这就和文庙有关了。文庙在小南门东南，离城门不远，城门一开，如坐春风，将文庙书香之气、读书之声迎纳城中，可见贾知州用心良苦。

真正对文庙有触及灵魂的感受，是重新修建修缮以后。

文庙有独特的规制，棂星门在前，进礼门行义路接着就是戟门。自从唐玄宗封孔子“文宣王”就享受帝王待遇。帝王出行，止宿立戟为门，以示威武庄严。戟门内有一钟一鼓，古代为报时之用。汉代为晨鼓暮钟，唐以后晨钟暮鼓。城门伴晨钟而开，市井百业而作；城门随暮鼓而闭，全城打烊，或是宵禁。后来钟鼓失去报时功用，转为祭奠、祈福之用，因此成了吉祥之物。

戟门两侧是“乡贤祠”和“名宦祠”。乡贤严管是沧州“土产”，也是响当当的“名牌”。或为名显一方的贤达，或为造福一方的官吏，或为兴国栋梁重臣。他们的言行即是教谕，是传统道德模范，也是建功立业的榜样。名宦更应得到尊重，一个外地人来沧州做官，守一方水土，保一方平

安，造福一方百姓，福泽后世。人虽远去，政绩昭彰，政声远播。怀之念之，理所当然。

大成殿内端坐着圣人孔子，两旁是颜回、曾参、子思、孟轲，后壁悬“万世师表”匾额。看到圣人尊容，肃然起敬，五味杂陈的感受也油然而生。遥想2500年前的孔子，曾有弟子三千，名声在外，受人尊重。周游列国14年，却没有得到一个国君的重用。是学问不高、论述不精、无德无才，还是与人无礼？文章盖世，却厄于陈邦。然，死后地位日显。自汉武帝“独尊儒术”后，历代王朝或树碑或赠匾美誉有加，是政治清明吗？

走进古代科举展览室，总有一种啼笑皆非的感觉。科举制度是人类历史的奇迹，通过文化考试选拔各级官员，维系皇权统治。科举是学子步入仕途前较为公平的竞争，对学子很大的诱惑性。考场就是赛场，学子们像书虫一样啃书，又像赌博一样将荣辱成败全部押上去，咬文嚼字，皓首穷经苦苦煎熬十年二十年。他们想的是“不吃苦中苦，难做人上人”，一旦榜上有名，就可以“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期待着“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的日子快点到来。

然而，能考中者毕竟是少数人，和金榜题名者相比落榜者的心境又是何等的悲哀。不得不低下高傲的头颅，发出一声声无助叹息，



运河一隅（油画） 林鸽作

|| 风物

苇子地

杨博

落过一场透雨。紧挨大运河东堤的苇子地湿润了，北边坑塘的芦苇变成墨绿色。走近了，看清楚苇叶上晶莹的水珠。一只蓝肚子的蜻蜓扑扇着翅膀，自苇子尖忽起忽落，像是总也找不到栖息的地方。不远处，一簇簇芦苇荡浸在坑水里，苇秆子被泡柔软了，伴着河堤滑过的风，满坑满谷的苇子沙沙地响，隔老远嗅到一股苇叶的清香味。

天空的雨早歇停了。风裹着蒙蒙湿气，笼罩了坑塘水面，让人感觉潮乎乎。的大约50多年前，沧州城里城外随处可见整片的苇子地。夏天，小孩子放暑假了，都爱跑去苇子地玩。苇子地和坑塘不一样，坑塘深处蓄满了水，长着没头顶高的芦苇、青蒲，坑面漂满萍萍、水苕草。小孩子去坑塘捉胖头、拐子和鲫鱼，或逮野鸭子、呱呱鸡，游到深水的芦荡里去。苇子地紧邻坑塘边，由远及近生长着蓖麻、红荆条、黄菜盘子、马鞭草；浅灰色的芦苇，碧绿的苇棵子、青青菜，巴根草疯长了，成片地延展开去。苇子地土质松软，与坑塘连接的地方，铺着半尺厚的水苕草，踩上去“扑哧扑哧”直冒绿水，软乎乎地，挺舒坦。

靠近坑塘边的水蒺藜旁，有不少酱红色的蠅虫子、带翅儿的飞蝇、趴水面一纵一纵划行的“香油鹌儿”、还没蜕皮变蜻蜓的“水蝎子”，闪着荧光的小甲壳虫，浮在岸边水苕草上，“吱儿吱儿”哟哟。低头仔细看时，一股鱼腥气扑面而来，直呛鼻子。

苇子地坑洼不平，中间汪着一片浑水，周围芦草也比别处长得高。水汪子被太阳晒得泛起绿藻，泥地脚窝里，不少干死的螺蛳的空壳，被小孩子踩得噼啪乱响。好多活的螺蛳在泥里缓缓蠕

动，爬出一条条浅泥道子。这种苇子地的螺蛳壳薄，肉少，煮熟，壳里也是稀汤寡水的，忒腥气。没有谁家小孩子捡了螺蛳吃，也不好吃。

有时候，刚下过一场暴雨，苇子地和坑塘连成一片，小孩子便在浅水处逮小青蛙。拔几大棵黄菜盘子，倒扣在水中。少顷，再猛地拎起黄菜盘子，把趴在上面还来不及逃跑的小青蛙一并拎出水面。逮住的小青蛙欢蹦乱跳，小孩子很熟练地掐去虾头虾尾，生吃活虾。小青蛙的肉咸甜鲜嫩，无可方比，是那个年代小孩子爱吃的美味。

东边苇子地和坑塘的衔接处，尚裸露着一大片沙土地。附近人家砌墙头或盘锅灶，常来这块取土，挖得坑坑洼洼的。沙土地长满秀了穗头的狗尾巴草。灰翅膀的土蚂蚱和细长身子的“挂大扁”，一种很好逮的绿蚱蜢，从草窠里“哒哒哒”地飞向天空。小孩子追逐着去捉，逮住蚂蚱用狗尾巴草穗头的茎穿了后脖腔，穿成一长串，拎回家做油炸蚂蚱吃，嚼几口满嘴流油，啧啧香。

除此，苇子地能吃的还有野荸荠，俗称“小木梨”。这东西状若梨形，又像荸荠般通身乌黑，虽皮厚肉糙，却略带一丝甜头。吃“小木梨”要吐满嘴嚼过的渣子，像吃高粱秆甜棒。而小孩子最喜欢干的活，是刨鸡头米、挖甜甜根。鸡头米要去芦苇荡的沟壕边刨，淤积的臭紫泥里，能刨好多粉白色的鸡头米；挖甜甜根则需到苇子地的沙土坡下，从松软的土里刨出手指般粗细的“甜甜根”，这种茅草根也能嚼出点甜味来。每次小孩子挖了鸡头米或甜甜根，跑去大运河的河滩里涮一涮，就那么不干不净地吃了，也从没见过谁闹过肚子，生过病。

当年苇子地里，还有一大片长着红荆条的盐碱滩。平时很清静，早晚没有几个人。红荆条的背阴处，一摊风化的小孩子的粪便中，钻出一棵西瓜秧，藤蔓竟然还长了个生瓜蛋子。也是在这片空场，我见过一个壮汉很忙碌地推土、

对科举的态度，就可见他超人的胆识。

1840年后，古老中国被新兴的西方列强冲撞得七零八落，大清帝国摇摇将倾。那个留着长辫子、穿着长袍马褂的张之洞开始思索“国将不国”的真正原因。他认为实用人才缺乏是根本，科举制度是祸根，在1903年给慈禧太后写的奏折中说：科举一日不废，即学校一日不能大兴，士子永远无实在之学问，国家永远无救时之人才，中国永远不能进于富强，即永远不能争衡各国。言辞之犀利，态度之决绝，几乎不容慈禧太后犹豫。面对强邻环伺、国家积贫积弱和张之洞无懈可击的奏折，最后还是下决心废除了科举。张之洞成了延续1300多年科举制度的终结者。之后，全国范围内出现了“教育大改良，拆庙建学堂”的浪潮。

与文庙结缘40多年，一个初识文庙时的青年变成了现在模样，风轻云淡，心如止水。只有到了文庙又心荡微澜，可能有人说，不就是一个古建筑吗？不然，它连接着人类文明根须，蕴藏着博大精深的文化内涵，在此亦可找到安魂之所。废除了科举，儒家文化还有那么大影响力吗？有，儒家思想正走出庙坛影响世界，世界上很多国家有了孔子学院，联合国总部一幅壁画上有一串英文，外交官翻译成中文竟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 汉诗

一条河流的秘密（组诗）——写给大白头村

吕游

大白头村杨氏

如果仅有杨氏，大白头村就保守了，像一块补丁最先在永乐二年补到这块盐碱地上因为战乱哭瞎眼睛的土地，有了杨氏族人，重新睁开了，看到了未来

未来不过是一小群人，变成一大群人
一户人家变成了一个村庄
杨氏的人走向远处，外姓人走进村庄
来来去去，就织成了这张网
村口流过的减河，带来的消息都被罩住了，那些肥美的鱼留下了
关于皇帝老儿在此狩猎，射中那只白兔，“大白兔”村名的传说也留下了

这些，都被杨氏家族串成故事
写进家谱，写进村口的墓碑，写进杜梨树拥挤的年轮，我看到一位老人从村口走出来，这就是杨氏的百岁老人，把族谱根系放进掌纹
跟我握手的那一刻，杨氏家族就嫁接我手上，源自大白头村的故事
就开始发芽，开花，映遍全身

杨家拳

杨家拳和其他沧州拳没有区别
握拳，踢腿，下腰，打个旋风脚
那一刻，大风就刮了起来
捷地减河的水晃了晃，加快了流速

第一百多代杨氏子孙，在村口打一趟杨家拳，先辈的故事依然紧紧攥在掌心，因为铮铮铁骨
因为那场委屈，紧紧攥了千年
打开后，成了一块结石

有一场病，在杨家拳里害了许多年，直到抗日战争时期
那个叫“杨八楞”的，用杨家拳劈死日本兵，杨家拳瞬间恢复了健康，杨家拳谱中多了一种力量，和上了祖先的节奏

你看不到杨家拳在市井招摇
却能看到杨家拳在大白头村走出来
那是打工者，像硬邦邦的拳头打到全国各地，那是大白头村口减河中泛起的浪花，怎么看怎么像一只只紧握的拳头，轻轻碰了碰堤岸，流向远方

守住一条河流的秘密

减河，从捷地村流向渤海湾是个公开的秘密，但是在大白头村消失的那朵浪花却是个半公开的秘密，上岸后就在村口睡着了，留下的梦成了村口这通石碑，要怎样的微雕，才能在上面刻下时间，地点，姓名，才能让这朵浪花说出自己的身世

说出大白头村的来龙去脉

早已看不清，一通石碑沐浴风雨后，也成了村口那个不知来路，流浪至此的哑巴成了大白头村头上经过的云
捷地减河，石碑，云都是乳白色的，互为倒影

依然说不出一条河流的秘密
就如同沿着大白头村那家家谱逆流而上，走到永乐二年
家族集体消失在河南洛阳某个地方
你在树荫下喊杨氏家族，喊先辈除了减河流水声，听不到回应

就如同这条减河，在捷地向着大运河挥挥手，在大白头村向我挥挥手，来不及自我介绍来不及抱拳拱手，说出答案仿佛有什么急事，自顾向奔去

劫海月光寨

史忠义

青山幽谷彩云妆，林间曲径耐徜徉。竹楼细品富硒茶，清风徐来紫焰香。